

前進的客車

John Steinbeck
THE WAYWARD BUS

J·史坦倍克著
禾·金譯



潮鋒出版社

著克倍坦史·翰約

車家的進前

譯 金 禾

刊社版出錄濟

1948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版初月四年七十三國民華中

經	發	發	裝	翻	著
售	行	行	幀	譯	作
者	者	人	者	者	者
全	海	盧	楊	禾	約
國	上				翰
各	九	亞	見		·
大	江				史
書	路				坦
店	210	平	龍	金	倍
	號				克
	414				
	版				
	社				
	室				

元 幣國價實

No 26: 號編書本

我今願爾持尊敬，

一切並此付衆生，

斯文具色相：道德戲劇禱；

衆生有人作首肯，

謂是生滅顯吾身：

孰能繼終朝，浮生抑何漸。

— *Evergreen* —

給

S · S H 及 W · T · | 本書是為他們而譯的

禾
金

第一章

聖、伊西陀往下四十二哩，在加里福尼亞州的一條南北大公路上，有一個八十年來一直被喚作叛岔的十字路口。從這里有一條郡界路循着直角通向西去，直到經過四十九哩之後它向那條從舊金山通到洛杉磯——當然，還有好萊塢——的另一南北大公路相銜接爲止。任何人凡想從內地的山谷到達本州境內的海岸的，便必須採取從叛岔開始，蜿蜒曲折地穿過小山和一片沙漠，又經過農田和山峯，以至最後到達在十字架的聖煥城正中的海濱公路的這條途徑。

叛岔口得名於一八六二年。據說曾經有一個姓勃蘭肯的人家在十字路口開過一個鐵匠鋪子。勃蘭肯家人和他們的女婿們都是一些窮苦無知自大，猛烈的墾德基人。無有財物，他們從東部帶來了他們的隨身所賦——他們的偏見和他們的政治。無有奴隸，然而他們却偏偏準備在蓄奴自由主義上出賣他們的生命。戰事一開始時，勃蘭肯家人們原打算經過那無垠的西部跋躑回去爲「南聯」作戰。但這是一條漫長的

道路，他們已經走過了一次，而且它又太遙遠了。因此，勃蘭肯人們便在這個對於北方很關重要的加里福尼亞地方叫一百六十畝地和一家鐵匠鋪子脫離了「北聯」①並把叛岔口加入了「南聯」。又據說他們在那鐵匠鋪子里掘了壕溝，開了鎗孔，對着那些被憎恨的北佬們守住這片叛土。而那些北佬呢，他們大多數是絕不至於會來攻擊勃蘭肯家人的墨西哥人、德國人、愛爾蘭人和中國人，却很爲他們感到驕傲。勃蘭肯家人們從來沒有生活得這樣舒服過，敵人們在殺戮時代還有得童子雞和雞蛋和豬肉香腸等拿來，因爲大家都以爲，不管主義立場，這種勇敢總該是人所公認的。他們的地方便得了叛岔口這個名稱，並且存留到了今天。

戰爭以後，勃蘭肯家人們變得懶惰而愛好爭吵，並且充滿了憎惡和怨恨了，猶如每一個被擊敗的民族那樣，他們的自尊心隨着戰爭而消失，人們不再把他們的馬匹帶來上蹄，以及把他們的鋤頭拿來換鋤尖了。最後，北聯軍用武器所未能做到的，聖·伊西陀的第一國家銀行却用沒收抵押來做到了。

如今，在八十餘年之後，關於勃蘭肯家人們的情形，除了他們是很自負和很不得意這一點而外，是沒有人記得什麼了。在此後的許多年歲中，這片地轉了許多次的手，然後才歸入了一位報業大王的王國。那家鐵

①指一八六一年前的北美戰爭。——譯者

①「南聯」(The Confederacy)，指南北美戰爭時南美十一州的聯盟組織；與之相對峙者，即「北聯」(The Union-The Union of Federal States)。——譯者

匠鋪子燒毀了而又重建，重建了而又燒毀，剩下來便被改成了。一所有着幾隻打汽筒的汽車行，後來又被改成了一所小鋪食堂車行兼服務站。當季璜夫婦倆把這個地方買下來並且獲得了在叛岔口和十字架的聖機城之間行駛共公客車的許可時，它便成了上述各項而外又兼成了一所汽車站。那叛逆的勃蘭肯家人們已在自負和一種作爲無知與懶惰之試練的侮損的作踐中從世上消失，沒有人記得他們的形容了。可是叛岔口却很有名氣，而季璜夫婦也很受歡迎。

在那些打氣筒後面，便是一間小小的食堂，那是有着一座櫃台和一些固定的圓椅子以及爲那些願意吃得像樣一點的人們而設的三張桌子的一間食堂。這些桌子是難得用到的，因爲照規矩，如要季璜太太在桌子上給你安排，你便得給她小帳，而如果在櫃台上給你安排，那便無須了。在櫃台里面的第一隻架子上放着一些甜捲餅，圓酥餅，油酥圈；第二隻架子上：聽頭湯類，橘子和香蕉；第三隻上：一盒盒的玉米片，粟米片，穰實，以及其他加工的五穀製品等。櫃台里面的一端，是一隻烤爐，其旁是一隻洗濯池，此旁是啤酒龍頭和蘇打水龍頭，又此旁是冰淇淋製造器，在櫃台的本身上，在那些紙巾容器，八音盒投錢孔，鹽瓶，胡椒瓶，鮮醬油瓶之間，有一些糕餅點心陳列在巨大的塑料玻璃罩子里面。牆上，凡有空出的地方，都綴滿了月份牌和廣告招貼，畫着一些雙峯高聳而不見臀部的艷麗而烏有的美女——玉膚纖髮型的，小娘兒型的，以及紅頭髮型的，但全是這一類的胸像大觀，以至一個屬於另一種人的客人也許會從一個藝術家 and 觀衆的欣賞上斷定人類的生殖部位原來是在奶房上的。

季愛麗便是那位奔忙在這些出色的美女間的季璜太太，是臀部肥大而胸部下垂的，她善於頂着腳跟走路。她對於那些月份牌美女和可口可樂美女們一點也不懷醋意。她從未看到過像她們那樣的人，而且她也不相信有別人曾經看到過。她煎她的雞蛋和安鶉，煮熱她的聽頭湯類，取啤酒，取冰淇淋，到傍晚，她的腳發了痛，這便叫她發惱嘔氣。日子一天天過去，她的頭髮也消失了舒貼的髮紋，以至頰然而像繩子似的掛在她臉的兩旁，起初她還用手去撥開，到最後，她便把它從眼睛上吹開算了。

食堂的隔壁，便是一間從以前的鐵匠鋪子所改建的車間，它的天花板和椽子依舊熏黑着那舊時的融鐵爐的煤烟，當季璜並不在叛岔口與十字架的聖煥城之間駕駛客車的時候，他便在這里照料着。半是墨西哥半是愛爾蘭種的季璜，他是一個文靜而安穩的人，的模五十光景的年紀，生着明淨的黑眼睛，一頭好頭髮，和一個蒼黑而漂亮的臉龐。季太太是瘋狂地愛着他而又有一點怕他的，因為他是一個男子漢，而照季愛麗所知，這種人是不很多見的。大家也遲早會知道，這種人在世界上是不很多見的。

季璜便在這間車間里處理走氣的車胎，去除汽管里的汽塞，清除阻塞了的汽缸里的鑽石般堅硬的垢污，給汽油唧筒更換新的孔片，做着所有那班摩托頭腦的人們所毫無所知的一切瑣事。他做着這些事情，祇除了上午十時半至下午四時的時間以外。那是他開駛客車的時間，把那些在叛岔口落下格萊亨客車的乘客們載到十字架的聖煥城，然後又從十字架的聖煥城載客到叛岔口，在那里，他們不是搭乘四點五十六分的往北的格萊亨客車，便是搭乘五點十七分的往南的格萊亨客車。

當季先生駛車外出的時候，他在車間里的車務便由一個又一個的多少類似學徒的早熟的孩子或未成年的青年們來執行。這些人中間是沒有一個繼續得很久的那些得了積垢的汽缸的疏忽的主顧們祇是不知道這些學徒們所能加之於一隻汽缸上的危害，而一方面季璜本人是一個高明的機師，他的學徒們却個個都是一些毛頭小夥子，他們把工作之餘的時間化在把鐵片投入食堂里的八音盒錢孔中，以及同季璜、同溫和的爭吵上。對於這班青年們，機會始終在招着手，一直把他們引向南方，到洛杉磯，自然，還有好萊塢，那裏是世界上的青年們的歸根結底的淵藪。

車間後面是兩間裝着格子籬的小小的外屋，一間上寫着「男用」，另一間則是「女用」。每間各有一條小徑通達，一條繞過車間的右首，一條繞過車間的左首。

給岔口加上標幟而令它在一些耕地之間在數哩之外便能望見的，是一些長在車間和食堂四周的巨大的白橡樹，高大而顯赫，長着黑色的樹幹和枝條，夏天碧綠，冬天蒼黑而肅穆，這些橡樹是還片悠長而平坦的谷地上的路標，沒有人能知道這是勃蘭肯家人們所種的呢，還是他們僅僅是就它們而居的。後者似乎較近情理一點；第一，人家從不知道勃蘭肯家人們曾經種植過除了他們能吃的之外的任何東西，第二，便因為這些樹木看來似乎是在八十年以上的，它們也許有二百年之久了；再則，它們也許是生根在一處地下泉上的，這足令它們在這個半荒漠的鄉區長大得很快。

這些大樹在夏季里蔭蔽了汽車站，因之那些旅客們往往愛到它們底下去進餐或涼却他們的過熱的

塵托。那車站本身却也叫人喜愛，鮮明地漆得紅紅綠綠的，食堂四周是一排密盛盛的天竹葵，紅色的天竹葵和深綠色的葉子，濃密得像一道籬笆。門前打汽筒四周的白石道是天天清掃沖洗的。食堂和車間里，有的是條理和秩序。譬如，在食堂里的架子上，那些罐頭湯類，盒裝的穀類製品，甚至那燻實，都是排列成小小的金字塔形的，底下是四件，然後三件，然後兩件，於是一件壓在頂上。而車間里的那些一聽聽的機油也是一樣，那些風扇傳動帶整齊地兩端掛在釘子上。這是一個收拾得很好的地方。食堂的窗子裝着防蠅的紗窗，而每所入口或邊門內的紗門也關得緊緊的。因為季愛麗最恨蒼蠅。在這個季愛麗所不容易忍受或了解的世界，蒼蠅是壓在她身上的一個最大而可惡的負擔。她以一種殘酷的憎恨恨着它們，而一個蒼蠅在蠅拍下的喪生，或是在蒼蠅紙的膠水上奄奄垂斃，便叫她感到好一陣的痛快。

正像瓊的老是有着一個又一個的青年學徒來幫他照料車房一樣，愛麗也僱過一個又一個的女孩子來幫她照料食堂。這些女孩子們，笨手笨腳，又浪漫又纏綿——漂亮一點的往往在幾天之內便跟了一位客人跑掉了——在工作上却似乎有了多少成績。她們用潮濕的抹布把骯髒抹在四處，她們對着電影雜誌做夢，她們跟着八音盒子哼調兒——而最近的那一個則生了一對火熱的眼睛和一個冷靜的頭腦，並且給克拉克·蓋博寫些又長又熱的信。愛麗對於她們每一個人都疑心是把蒼蠅放進來的。瓊瑪，這個最近的

①克拉克·蓋博 (Clark Gable) ——好萊塢的著名電影男明星，以善演風流落宕的角色見著，頗得一般女性影迷的神往。——譯者

女孩子，便曾經有許多次在李愛麗的舌頭上嚐到了蒼蠅的分量。

窗口上的早晨日常事務是不變的。天色剛亮，或在冬天，還沒有亮，食堂里的燈便開起了，愛麗便竟起了那隻大咖啡壺（一尊大大的神像似的銀雕像，在將來的一個考古時代中，也許會被當作阿木金族人的寶器而陳列出來的；這阿木金族人是在阿多米族人之前，由於什麼莫明的原因而在世上消失了的。）當第一批的卡車司機們帶着倦意進來用早點時，食堂里是又溫暖又歡樂了。然後又有一些在天色尚黑時趕往南方的城市以便做一整天交易的銷貨員們到來了。銷貨員們老是瞓着卡車打頓的，因為一般人都相信卡車司機們是路畔咖啡和食品的老行家。到太陽出來時，則有第一批坐着自備車的遊客們進來用早點和問路了。

那些從北方來的遊客們並不叫瑞瑪發生多大的興趣，可是那些從南方來的或是那些從十字架的聖城抄近路來的以及竟或到過好萊塢的人們却叫她着了迷。在四個月中，瑞瑪親身遇見了十五個曾經到過好萊塢的人，有五個曾經參觀過拍戲，有兩個則曾經送面見過克拉克·蓋博。受了這兩個說得活龍活現的人所迷醉，她寫了一封十二頁的信，以「親愛的蓋博先生」開場，用「一個親愛的朋友」結尾。她常常心驚肉跳地想到蓋博先生也許會知道這封信是她寫的。

瑞瑪是一個忠實的女孩子。儘管讓別人，那些輕頭輕腦的人們，去捧那些紅極一時的新星——辛那特·拉威·強生派·宋尼·德孚派——好了。即使在戰時沒有蓋博的影片的時候，瑞瑪還是忠實的，叫她的迷

夢灑灑在一張穿着空軍服，肩上佩着兩條五十顆的子彈帶的蓋博先生的五彩像片上。

她常常瞧不起宋尼·德孚的小生派。她喜歡年紀較大而臉蛋兒很有趣的人。有時候，一面把那塊潮抹布一來一往地在櫃台上抹着，她那夢魅地張得大大的眼睛集中在紗門上，她那淡灰色的眼睛睜了一下，然後又閉攏一會。於是你便可知，在她腦海里的那道紗門中，蓋博先生正在走進食堂來了，看見了她，便停住了嘴，站在那兒，他的嘴唇微微分開，他的眼睛則有着這才找到了他的心上人的那種默契的神情。而在他四週，那些蒼蠅們却旁若無人似的進進出出。

比這個再進一步是沒有的。瑞瑪太怕羞了。此外，她也不知道那些事情是怎麼幹法的。在她的生活中，真實的談戀愛祇是一連串的肉搏，其目的是竭力在汽車的後座中把衣服保住在她身上。她單憑想象所得的便僅盡於此了。她覺得蓋博先生則非但不會幹得出這種事情來，而且如果他聽得了這種事情，也要不以為然的。

瑞瑪穿的是一些國民一圓商店所出品的經洗的衣服，雖則她自然也有一件出客穿的充綴長衣。她那墨西哥銀別針，一件阿美的克月份寶石[⊖]的飾物，是在她原來想要那件海豹皮大衣和那隻鑲着奇珠和藍

⊖阿美的克(Ameo)——是古時居住在墨西哥的一個土族。他們有一個風俗，把十二種不同的寶石分別代

表一年十二個月份，人們每就代表自己的生月或可紀念的月份的那種寶石佩帶，或逐月更換佩帶。此風至今猶存。——譯者

寶石的戒指而厭倦了她姑母七個月之後在遺囑中贈給她的。可是那兩件東西却落到了另一房族人的手裏去了。瑞瑪又有一串她母親所給的小小的琥珀珠。她從來不把那墨西哥別針和琥珀珠同時佩帶的。此外，瑞瑪還擁有一兩件珠寶，這些是完全贗品，而她也知道是完全贗品。在衣箱底裏，她有着一隻嵌金的結婚戒和一隻傑大的巴西式的鑽戒。這兩件東西共化了五塊大洋。她祇有在上床睡覺的時候才把它們帶一下。到了早晨，她便脫下來藏進箱底去了。世界上沒有一個人知道她藏着這兩件寶貝。在床上，她在左手第三指上，把它們轉着轉着便入睡了。

岔口店中的臥宿佈置是簡單的。貼對食堂的後面是一間披屋。在食堂櫃台的一端有一道門通達李家夫婦的臥室兼坐起室。這里有一張鋪着一條印度線毯褥子的雙人床，一隻娛樂用的收音機，兩隻塞得太飽滿的椅子和一隻軟榻——這一組稱為「套頭傢俱」——以及一隻裝着鑲大理石綠玻璃燈罩的金屬檯燈。瑞瑪的房間便是開向這個房間的，因為愛麗有一個主張，說年輕的女孩子們應該加以監視而不能縱容放蕩的。瑞瑪要進浴室去須經過李家夫婦的房間——非如此，便得打窗子里溜出去。這一手是她常玩的。那學徒機師的房間則在李家夫婦房間的另一邊隔壁，可是他却有着一條外面的通道而使用着車間後面。的那所標着「男用」的，灑滿了荳籬的小屋的。

這是一個美妙精巧的建築佈置，實用而悅目。勃蘭肯家時代的，叛岔口是一個凄慘、航謔、而可疑的地方，

◎這是已婚婦女佩帶指環的地位。——譯者

可是季家夫婦却在這里興旺了起來。他們有着的是銀行里的存款，以及一種相當的保障和快樂。

這片被大樹所蔭蔽的幽境在幾哩之外也可見到。沒有人需要覓取路標來找尋叛岔口和那條往十字架的聖煥城去的道路。在那片廣大的谷地上，穀田舒展向東，到達山麓和高峯，在西邊，它們就近終止在那些綴着點點黑色的活橡樹的圓圓的小山邊。夏天里，那黃色的炎陽閃耀着燃燒着炙熱着那些如烤的小山，而在岔口上的那些大樹蔭便成了一個令人趨向而懷念的地方。到冬天，當大雨下來的時候，那食堂便是一個咖啡和支利荳和酥餅的溫暖的所在。

在三春里，當草兒在田野和山麓長得碧綠的時候，當羽扇荳和罌粟花裝成了一片華麗的碧藍和金黃的大地的時候，當大樹在黃綠色的新葉間醒來的時候，那時世界上是沒有更可愛的地方了。這可不是一種你能因習慣而便不以為意的美。它在早晨扼住了你的喉頭，而當太陽在你的腹底以下的時候，則令你的腹底感到一種歡樂的痛楚。那羽扇荳和青草的香味令你呼吸不安，令你簡直要性感地喘息。如今，便在這樣的一個繽紛和欣欣向榮的季節，雖然還在天明之前，季璜拿着一隻手電燈出得門來向着那輛客車走去。他的學徒機師卡騰泡睡意矇矓地在他後面連跌帶絆着。

食堂的窗上還是烏黑的。東邊的小山頭上連一點魚肚白也還未形成。這是那樣的一個深夜，那些貓頭鷹還在田野里叫着哩。季璜走近了那輛停在車間門前的客車。在手電燈的光照里，它看起來活像一具巨大的銀色雷子的汽球。還沒有完全醒透的卡騰泡把兩手插在褲袋里直站着，在打着哆嗦，不是因為天冷，却是

因爲他睡意正濃。

一陣輕風從田野里吹掠過來，帶來了羽扇豆的氣息和一種活潑潑的泥土的氣息，洋溢着生意的。

第二章

那盞裝着一片向下的反光平罩的手電燈，祇是清楚地照着腿足和車胎和貼近地面的樹幹。燈光搖曳着，那小小的白熱燈泡刺目地發着藍白色的光綫。季璜拿着手電燈走到車廂門前，從他的工裝大衣袋里拿出一串鑰匙，檢出了打開環鎖的那一把，開下了寬大的門。他開亮了那盞頂燈，關掉了那盞手電燈。

璜在他的工作台上拿起一頂機匠的皮帶便帽戴上了。他穿一件在前襟上綴着偌大的銅鈕扣並有着兩側束帶的前燈牌工裝大衣，在這上面他又穿一件有着黑色的編袖和領圍的馬皮短外套。他的鞋子是圓頭而結實的，有着厚得彷彿發了灑的鞋跟。他那大鼻子旁邊的臉上一個舊創疤在頂燈光里看來像一塊黑影。他把手指擱着他那濃而烏黑的頭髮，叫它們全部塞進那頂機匠的便帽中去。他的手是又短又大而有力的，生着方方的手指，和那被勞作所磨平並由於受覆和受傷而起了裂紋生了皺折的指甲。他的左手第三指的第一節沒有了，在手指被截斷的地方，那肌肉有一點綻了出來。這個小小的下垂的圓球是光滑而和手指